

杜
詩
析
疑



I207.22/15

杜诗析疑

傅庚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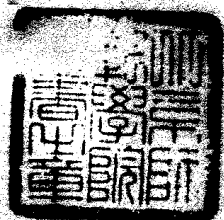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23638

陕西人民出版社

723638



杜诗析疑

傅庚生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46,600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5,000

统一书号: 10094·175 定价: 0.50元

前 言

陶渊明诗有句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之一）。欣赏虽亦系于读者的阶级地位、生活与学养，有一般的条理可循，但混杂着若干主观因素，难得统一起来。疑义则确有相互剖析，取长补短，去粗存精，得其解之必要。因为：我国文字是一字多义的，可以作这样或那样不同的解释；古典的诗与文不同科，诗歌既受篇章字数、声韵格律的限制，运用字和词尤取其精炼概括，联想与想象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乃难于按图索骥；作品的篇章结构，熔旧铸新，变化甚多，不可能一概相量；再加上古今言殊，义理考据词章、学人又每多偏执，入手和注目之点往往纷歧……这样，分别研习古典诗歌，就必然产生许多疑义。这些疑义不解决，就会有见仁见智的不同，难于做到古为今用，也不利于分析与批判。特别是杜诗，今昔注释颇多，过去号称“千家注”，宋元以来，注家犹不下数百。有些地方，不看注解，不了解诗句的涵义，也有些辞句，因为聚讼纷纭，使人反而愈看愈糊涂起来。这可以说是千余年来悬而未决的一个大问题。

近人有的主张：“杜甫的名作，大家常常要接触到，所以尽管意见不成熟，还是把它写出来，以便通过讨论，取得一致。”也有人主张：“有的问题，经过研究，考察，由不

同而终归于一，有的则不必求同，可以各存其异。”其实不管注家如何自信，谁也不敢专断自己的看法一定就契合诗人原来的用心；无论如何，争鸣一番，是会有益处的。因为它可以从任何一个侧面提供读者以思索问题的线索，沿着这一线索，去寻绎参考，抉择去取，而后援情度理，融会贯通，理解原作就会比较容易些。只有读者群众意见的综合，才是正确与错误的仲裁者，这是最公道不过的事。本书试对杜诗中若干疑难之处，略作剖析，岂曰知音？冀献芹曝于初学者尔。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后，本应恪遵毛主席的教导，切实掌握批判与继承的原则，做好这一项清理古代文化的工作；但是学术界既受到林彪、“四人帮”等的干扰与破坏，我们也难免有的要受到些坏的影响，使这一工作遭到挫折和破坏；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为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创造了有利条件。笔者立志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经典著作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秉持科学态度去衡定杜诗，辗转地去访求较正确的解释。所见仍未必是，当在改正错误中逐步提高。

历来注杜、解杜、论杜、评杜的人，就时代说，有历史

的偏见；就个人说，有阶级的偏见。封建社会的文人，往往强调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苏轼语），或说“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语）。晚世资产阶级的“学者”，有的承转封建士大夫的衣钵，仍在“诗圣”、“诗史”间膜拜徘徊，望洋兴叹，以为杜诗的造诣，已经绝后空前；有的则诬蔑杜诗为“打油诗”（自弃媚外文人胡适主张如此），搞古典文学的虚无主义。前者对杜诗辄作溢美之辞，后者肆意给老杜脸上抹黑；他们的共同之点是断章取义，曲解杜诗，为他们各自主观捏造的理由去寻找根据。这些都是论杜、解杜的毒雾，应予廓清。

昔时把有关古典文学较狭义的学术活动概括为义理、考据、词章三个门类，诂诗的人也往往各循一阶为入门的途径。他们所谓的义理，当然是封建社会最崇尚的孔孟之道，今天说来是要有所批判的了。清代三百年，考据独为世重，注杜解杜的人也多从这里入手，难免用考据的板滞方法为儒家的反动思想张目。从词章入手的，宋时各逞臆说，明清则徇时尚有八股气，侈谈杜诗的作法，用字度句，简直把杜诗当成时文的“墨选”了。

由宋迄清，注解杜诗，寔渐已成为专门之学，终身业此者甚众，当然各有所长，也不免各有所短。本书的宗旨在于普及，接触到的材料都是浅显易明的，所“析”者“疑”，为初学者提供一个读杜诗的入门之阶而已。昔人说，读古人书未遍，不可妄下雌黄。这可以为浅学者戒，但也不必为这一条戒律所吓倒，被它捆缚住，不敢去探骊得珠。毛主席

说：“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了要借鉴于古，为了要做到古为今用，我们对杜诗本身还要进行批判，区别开它的精华与糟粕，何况对杜诗的注解？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是可以廓清往昔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学人所制造的云雾，纠正他们的曲解的。对当代研究杜诗的同志说，我们同处于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方向是一致的，仅只是于大同之中见小异，在理解上虽偶有不同，经过讨论，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这也是笔者敢于把陋见提出的原委之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牢笼百代”，杜甫是身受儒家思想的束缚较深的人，他的思想基本上为“忠君”思想所支配。在“开元变为天宝”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他在政治生活上坎坷失意，受到生活现实的压榨煎迫，又比较地同情当日匍匐挣扎于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的人民。他思想上的这些矛盾反映在诗作里，就既包含着落后和反动的秕糠，也有的带些民主性的因素。我们研究杜诗，必须严辨淄渑，审慎地区别开它的精华与糟粕，为清理这一笔文化遗产开辟出一条途径，还可以纠正过去分析若干问题的错误与偏差。本书虽着重在文辞字义间的疏解，每逢接触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也略作评鹭，藉以申明对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的宏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流传至今，其主流是丰盛灿烂的，偶而也难免于

良窳互见，泥沙俱下；而且篇章字句，往往因诂诗者的立场观点之不同而作出多种多样的解释。因循守旧，就必然坠入昔日的窠臼，为落后反动的东西张目；大胆地独出心裁，又容易犯主观片面的错误。必须秉持着正确的原则，统摄之以批判地继承，才能够有助于古为今用。笔者贡其微勤，有志于斯，破中求立，犹在试笔阶段；企伫批评指正的心情是十分殷切的。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里指示我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

杜诗现存的尚有一千四百余首。就其思想内容说，有一部分是封建主义的糟粕，有一部分是带有民主性的精华；就其表现形式说，有一部分是堆砌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有一部分是运用着还有生气的东西。昔时诠解笺注杜诗的人，由于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极力宣扬封建主义的糟粕部分；囿于“诗史”、“诗圣”的框子，徇于文字考据的风气，又偏重解释那些死的语汇典故，桩桩样样都适得其反。解放后，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当代选注杜诗的人，有原则地甄选注释，基本上已能对杜诗作出适当的评价，对旧注刮

垢磨光。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侧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讨，综合起来才能窥其全豹。因此笔者不自揣其翦陋，提出这百余条商榷意见来。对读者说，可为思索分析若干疑难问题之一助；对评杜注杜的作者说，也可以说是“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白居易《与元九书》）耳！

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一文里说：“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的，甚至在俄国也只是极少数的人。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这就必须作斗争，就必须向那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的社会制度作斗争，就必须有一个社会革命。”我国唐代以诗名世，我们一涉想到祖国的诗歌，马上就会想起唐朝；一涉想到唐诗，马上又会想起李白和杜甫。李杜齐名，千秋佳话。粗略地说，李白在古典诗人中是积极的浪漫主义作家的代表，杜甫是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在任何伟大的诗人与作品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往往又是相通的、互相结合的，不过各有偏重罢了。

李杜二人，诗的风格不同，过去盛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略指前者的诗风清新俊逸，后者的诗法谨严，为后世尊尚而已，并无褒贬抑扬之意。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锬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

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自此以后，世遂有扬杜抑李之论，后来从宋到清，学杜注杜的日愈增多，注李学李的寥寥无几，由于宗尚的关系，可以说在整个封建社会里，绝大多数都是推重杜诗的，李诗飘逸的风格，不容易学到，议论的也少起来。

陈师道《后山诗话》云：“余评李白诗如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正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文学艺术上风格各有不同，本是不该凭主观爱恶轻议优劣的。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而后李。韩退之不以为然，诗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为微之发也。”韩诗本题作《调张籍》，系赠给同辈诗人的戏作，未必是讽刺元稹的，可是后来却被“为人无行而有口”的魏泰摘拾去作攻讦的口实了。

毛主席在《矛盾论》里教导我们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这三“忌”是有些研究者的通病，需要大家通过学习，提高认识，逐步去克服它。

解放前，我曾在《国文月刊》上发表过一篇《评李杜诗》，很明显地贬抑李白而颂扬杜甫。郭沫若同志在新著《李白与杜甫》上有一段论述：

……或许有人会说：“你是偏爱李白，在挖空心思扬

李抑杜。”那么我可以另外举出一对十分相似的例证来评比李杜二人，而那对例证对于杜甫却是十分不利的。

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

——李白《赠崔司户文昆季》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

两人的奇拔着想完全相同，但动机和目的便大不相同。李白是要为“寒者”（请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烧，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杜甫是在思家流泪，眼泪有如月光的“金波”，想“斫却月中桂”，让眼泪流得更痛快一点。“一百五日”旧历合当清明前二日，古时是“寒食节”。杜甫做诗的当时沦陷在长安。他在对月思家，所以诗的开头两句是“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接下去便是这“斫却月中桂”的两句。前人注为把月桂斫掉，可以望到家里人。其实即使斫掉，也是望不到的。既言“有泪如金波”，那么金波更多些，不也就是眼泪更多些吗？杜甫在这首诗里面，完全沉浸在个人的感情里，和李白的“动机目的”显然形成了为己与为人的对立。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而抑杜扬李，但也不想赞同信手举一两句诗来便轻易地抑李扬杜。

特别是这最后一句，值得我们深思；对古人的作品恣意地去抑扬，正触犯了研究问题的“三忌”。衡诗的人，各凭主观片面的爱憎，妄议风格迥异的作家，是得不出公正的结

论的。转不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又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正都是从李杜二人诗的风格立论的，只能分析说明二人的风格各有什么特色，一论到孰优孰劣，就难免要臆杂个人的偏见，抑李扬杜固然是错误的，反之，扬李抑杜就一定正确吗？今后，再也不该做出主观片面的论断了。

我们研习杜诗为什么会产生许多疑义呢？从杜诗的本身说，它运用语汇与典故已到了极熟极巧、由巧返朴的境界，往往经过熔铸后又施之以再创造，它既不是“胶柱鼓瑟”，理解它时就不该“刻舟求剑”。诗的名家将作品示人时，已经过上百次的锤炼与推敲，所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最后是“大匠不示人以璞”，好似“无衣无缝”的一般。它抒情、写景、状物、叙事、说理、议论……互相渗透，一气浑同。读者必须尽其曲折，然后才能得其要领。诗人运用象征，难免有迷离处；限于格律，常常有节略处。时或发挥想象，“如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由于功力纯熟，往往又是“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总之，作者恒常是象蜻蜓点水般地画出一些虚线，要读者各就所知与所感，将它连成实线。在这过程中，疑义就会丛生了。从注释与研究杜诗说，对象只有一个诗人杜甫，而今昔各家看法不同，或肯定，或否定；著重点也不一样，或在此，或在彼。针对某一首诗，或某一句，某一字，各家的解释也不同，或对篇章字句的理解上不一致，或对写诗的背景

有不同的看法，或对诗人的思想境界作不同的分析，另外，对诗人与作品的评价有高低，也往往随之而做出彼此互舛的解释来。因此，析疑的工作不能仅限于篇章词字的解释，要求我们尽可能地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并且从偏到全地做出科学的处理。笔者有志于此矣，可是深感学习不够，根柢夙养都较差，有力不从心之苦。这样，写下的析疑，“扣槃扞烛”之讥，怕是难于逃避的，只有力戒主观片面，黽勉以赴。

对杜诗中的疑难问题，我敢于作出分析解释并将它发表，是想通过群众性的讨论，纠正个人理解问题的主观与片面，逐步臻于客观、全面，深入问题的本质，得到正确的理解。故对昔人的笺注有不同看法时，就申述理由，标明出处，为读者复按之资。对今人的解释，和鄙见相近的，当然不必重述；述其有出入、相参差者。因为考虑到愚见未必是，仅只提供参考，对持原说的人就不敢也不必轻率地列举姓名了；故本书中，每提及今人或最近出版的书刊，多半没有指明姓氏和书名。这样做，可能反而平添了读者翻检之劳，尚乞鉴谅。这一百多条“析疑”，虽说是“未足临书卷”的一星萤火，对初学者说，或可能为思索问题之一助。倘承方家批评指正，存其近真之解，汰其芜秽之辞，则刍蕘之议，或有可采，这里仅仅是对初学之士贡其一得之愚，确实不敢自是；向研究著述家们提出商榷之处，我虔诚地盼望着“疑义相与析”，幸毋以其肤浅与抵牾见罪。

——1978年6月23日，写于西北大学

目 录

“决眦入归鸟”·“一览众山小”	(1)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4)
“何当击凡鸟”·“何当看花蕊”	(6)
“李白一斗诗百篇”·“张旭三杯草圣传”	(8)
“老骥思千里”·“学诗犹孺子”	(10)
“诗看子建亲”·“留得一钱看”	(12)
“祇是走踈踈”·“白鸥没浩荡”	(13)
“未试囊中餐玉法”·“行歌非隐沦”	(15)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16)
“尘埃不见咸阳桥”·“役夫敢伸恨”？	(19)
“宁辞捣衣倦，一寄塞垣深”	(21)
“水赤刀伤手”·“安可辞固穷”	(26)
“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	(29)
“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	(32)
“灯前细雨檐花落”	(33)
“名垂万古知何用”·“焉知饿死填沟壑”	(37)
“不作河西尉”·“回首向风飙”	(38)
“马鸣风萧萧”·“长驱河洛昏”	(42)
“此志常觊豁”	(47)
“蚩尤塞寒空”	(49)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51)

“群胡归来血洗箭”·“忍待明年莫仓卒”	(54)
“怪底江山起烟雾？”	(57)
“龙种自与常人殊”·“五陵佳气无时无”	(59)
“一笑正坠双飞翼”	(61)
“人生有情泪沾臆”	(64)
“欲往城南望城北”	(66)
“清辉玉臂寒”·“越女天下白”	(69)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72)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77)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80)
“畏我复却去”·“却寄愁双眼”	(86)
“倾榼浊复清”	(88)
“那无囊中帛”·“对月那无酒”	(90)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	(92)
“故索苦李餐”	(96)
“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	(98)
“明朝有封事”·“避人焚谏草”	(102)
“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104)
“黄口无半存”	(106)
“痛愤寄所宣”·“急难心炯然”	(107)
“缅思云沙际，自有烟雾质”	(110)
“更试明年春草长”·“驯良犹至今”	(111)
“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	(114)
“县小更无丁”·“归军星散营”	(116)

“小城万丈余”·“艰难奋长戟”	(121)
“老妇出门看”	(123)
“鸡狗亦得将”·“久致罗襦裳”	(125)
“人生有离合，岂择衰老端？”	(127)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129)
“隐忍用此物”·“慎勿学哥舒”！	(131)
“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133)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134)
“出门搔白首”·“孰云网恢恢”	(138)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141)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144)
“老去诗篇浑漫兴”	(146)
“晚著华堂醉”·“官柳著行新”	(148)
“娇儿恶卧踏里裂”·“卷我屋上三重茅”	(150)
“一日上树能千回”·“强将笑语供主人”	(153)
“一洗万古凡马空”·“不争好恶莫相疑”	(155)
“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	(158)
“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	(159)
“乱世轻全物，微声及祸枢”	(163)
“劣于汉魏近风骚”·“历块过都见尔曹？”	(165)
“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	(169)
“落木更天风”·“多少残生事”	(172)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174)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76)

“悲凉楚大夫”	(182)
“移柳更能存？”·“天地则疮痍”	(184)
“盗贼本王臣”·“滂沱洗吴越”	(186)
“清江锦石伤心丽”	(188)
“官应老病休”·“斩新花蕊未应飞”	(191)
“遗恨失吞吴”	(193)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195)
“死生射利兼盐井”	(196)
“画图省识春风面”	(197)
“脱略小时辈”·“除道晒要章”	(199)
“少海旌旗黄”·“赫怒幸无伤”	(201)
“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	(203)
“注目寒江倚山阁”	(205)
“何必走马来为问”	(207)
“晚节渐于诗律细”	(208)
“艰难苦恨繁霜鬓”	(209)
“斟酌姮娥寡，天寒耐九秋”	(211)
“杖藜不睡谁能那？”	(213)
“朔云寒菊倍离忧”	(215)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216)
“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	(217)
“天下郡国向万城”·“倏忽向二纪”	(220)
“落花时节又逢君”	(221)
“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	(223)